



犹太文化

Jewish Culture

张倩红 艾仁贵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犹太文化

Jewish Culture

张倩红 艾仁贵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杨美艳 柴晨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犹太文化/张倩红 艾仁贵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

ISBN 978-7-01-011993-9

I. ①犹… II. ①张…②艾… III. ①犹太人-民族文化-文化史-研究
IV. ①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1380 号

犹太文化

YUTAI WENHUA

张倩红 艾仁贵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5.5

字数:400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01-011993-9 定价:5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绪 论 犹太文化的现代启示·····	1
第一章 犹太文化的核心内涵·····	15
第一节 宗教性—民族性—世界性·····	15
第二节 上帝—《托拉》—以色列·····	37
第二章 希伯来元典文化的创制与发展·····	57
第一节 出埃及之后的文化本土发展·····	57
第二节 先知运动及其对民族文化的维护·····	66
第三节 作为犹太精神元典的《塔纳赫》·····	73
第四节 与希腊文化的冲突与交融·····	82
第五节 犹太文化的反罗马化·····	95
第三章 大流散时期犹太文化的内化与辐散·····	108
第一节 散居与犹太文化的内在走向·····	108
第二节 作为犹太生活指南的《塔木德》·····	115
第三节 塞法尔迪与阿什肯纳兹文化·····	126
第四节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犹太文化·····	136
第五节 犹太隔都在西欧的兴起·····	147
第四章 犹太启蒙运动与文化的现代转型·····	153
第一节 摩西·门德尔松的启蒙思想·····	153

犹太文化

第二节	哈斯卡拉与欧洲启蒙运动	163
第三节	“马斯基尔”对犹太社会的重塑	168
第四节	启蒙后的文化迷茫与精神困顿	174
第五节	犹太文化的世俗化发展	189
第五章	文化多元化与欧洲犹太文化的衰落	201
第一节	解放运动与西欧犹太文化的调整	201
第二节	改革运动与新思想流派的出现	211
第三节	哈西德运动与意第绪文化的兴盛	230
第四节	犹太复国主义对现代国民文化的构建	241
第五节	纳粹屠犹与犹太文化中心的转移	247
第六章	犹太文化在新大陆的再造	252
第一节	走向“美国化”之路	252
第二节	双重文化背景下的思想裂变	265
第三节	改革派运动在美国的发展	275
第四节	现代化社会中的保守派与正统派	281
第五节	卡普兰对现代犹太文化的重塑	287
第七章	以色列国的文化建构与多元趋向	294
第一节	锻造一座“文化熔炉”	294
第二节	以色列文化的基本特征	300
第三节	宗教、族群间的裂隙	309
第四节	六日战争后的文化发展趋向	316
第五节	后犹太复国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	324
第八章	犹太文化在中国	333
第一节	古代开封的犹太文化	333
第二节	近代以来的中国犹太文化	351

第三节 中国人的“犹太”观	369
参考文献	382
后 记	396

绪论 犹太文化的现代启示

一部犹太文化史,就是犹太民族艰苦卓绝、不绝如缕的创造史与开拓史,犹太民族不仅创造了叹为观止的精神文化,而且也贡献了十分丰富的物质文化。犹太人在其民族故土——迦南地孕育创制了标志着人类思想飞跃性发展的元典文化。后来,随着与异质文明的交往与大流散的开始,犹太人的活动空间不断外延,进而使其文化超出了原有地域而遍及世界许多地方。依此观之,不少学者提出了“不了解犹太文化,就不了解世界”的论断;同样,不了解犹太文化的世界性发展,也就无法真正了解犹太文化的本质内涵。只有对犹太文化的整个发展历程与主要分布地域进行理性的思考与全盘的求索,才能从中探知犹太历史所昭示的精神启迪与犹太文化所蕴涵的潜在动力。

一

犹太文化是一种颇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绚丽奇葩。自其产生以来,在长达 30 多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面对疆域缺失、民族离散的复杂环境,犹太文化基本保持了元典文化的特色,不断传承、延续、更新,成为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①至今仍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活力。追究犹太文化的精神源泉与发展动力首先应归结于其内在的自我调节机制。

自我调节不仅是一种自然界的常规现象,也是文化演进的共有规律,任何文化要想生存、繁衍、发展,都离不开自我调节这一本能。自我调节就是

^① 一般认为,近代的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简称“两希”文化):一是希腊—罗马的理性文化传统;二是希伯来—基督教的宗教文化传统。

在各种主、客观因素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文化自身作出一些积极的或消极的反应,以适应新的条件。自我调节的过程既是自我改造的过程,也是自我适应外界社会的过程,后一过程的发生是以自我所具有的开放性特质为基础的。如果一种文化固守自我,拒绝任何异质的东西,那就谈不上更新与完善。犹太文化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形成的,特殊的使命与特殊的环境造就了它对异质文化特殊的适应能力。近代著名的德国犹太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格雷兹(Heinrich Graetz, 1817—1891)创作了影响很大的著作《犹太人的历史》,在这本书里作者反复论证了这样一种观点:整个流散时期的犹太历史从外观上看是一部灾难史,但从内涵上看则是一部教育史、学术史。思考与忍耐、钻研与受难、向所有的科学思潮开放并吸取异域文化之长是构成这一历史阶段的基本因素。

犹太文化之所以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据如此卓越的地位,其生命力与影响力的来源在很大程度上还应归因于自身的世界化品质。波兰犹太思想家以撒·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斯宾诺莎、海涅、马克思、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和弗洛伊德等世界性伟人的思想形成脉络,他认为这些人虽然被称作为异端,但犹太传统已在他们身上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他们的思维模式及处事方法是“非常犹太的”。但是他们绝不仅仅局限于闭塞、陈腐的古老传统,而是急于寻找超越犹太人的理想与事业,接受现代世界哲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的最新观点。他写道:

作为犹太人,他们的“超前”优势恰恰在于生活在不同文明、宗教和民族文化的交界线上,他们诞生和成长在不同时代的交替点上。他们的思想成长在最为扑朔迷离的相互沟通、相互滋养的文化影响之中,他们生活在他们所居住的国家的隐蔽处和偏僻角落。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既在其社会之中又超然其外,既属于它而又超乎于它。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们创造了超越其社会、超越其国家、也超越其时代和同代人之上的思想,才使得他们的精神能遨游在宽阔的地平线上,遨游向遥远的未来。^①

^① Paul R. Mendes-Flohr & Jehuda Reinharz, eds., *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231.

二

犹太文化的核心精髓是对犹太教的信仰,宗教成了保证犹太社会一体化、协调化、整合化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工具。然而,犹太文化又不仅仅局限于宗教,而是囊括了犹太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了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伦理原则、生活方式、社会规范、组织制度、民俗礼仪及价值观念等诸多的思想元素。如果说对上帝—《托拉》—以色列的推崇与阐释构成了犹太文化的微观结构或内在灵魂的话,那么宗教性—民族性—世界性则构成了犹太文化的宏观特征或者说外在形态。犹太文化的形成,深受中东地区古典文化的影响,后来又与希腊、罗马以及后发的欧洲文化碰撞、交融,从而成为一种博大精深、贯通古今的文化体系。

18世纪以降,随着近代技术革命的兴起及启蒙思想的发展,处于西方文化包围之中的犹太人突然发现他们正面临着一种不可忽视的新知识、新思想、新科学的挑战。如果犹太文化想在精神方面继续得到尊重,那么,就必须把现代哲学纳入他们有关上帝、世界及人类等问题的思考之中,就必须使犹太人广泛吸取传统之外的新知识,接受大范围、多层次的世俗化教育,投身于现代化洪流之中以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与此同时,犹太人要深刻反思民族文化,尤其是要提炼犹太信仰,清除自中世纪以来弥漫于犹太教中的谬误、虚妄及不合时宜的礼仪,消除文化孤立主义,弥合犹太教与基督教、犹太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距,最终塑造出在思想文化方面足以适应欧洲社会的“新型犹太人”。在此背景下犹太启蒙运动应运而生,从而开辟了犹太文化现代化的新篇章。

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英国、法国、德国及大洋彼岸的美国成为最现代的国家,他们成了全世界的“制造车间”,不仅引领着科学技术上的一系列变化,而且也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裂缝日益凸显。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后以其特有的魅力及无法抗拒的冲击力影响着其他国家或民族,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一种历史性的选择。生活在这些国家的犹太人比其他地方的教友,最先感受到了文明、开化的时代气息。一些犹

太教信仰者深刻地认识到繁琐的宗教礼仪与主流社会相差甚远,越来越多的人走入主流社会,不惜代价地领取进入欧洲文明的“入场券”。

然而,现代化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无论是犹太启蒙主义者还是现代主义的推崇者,从本意上都不是要放弃民族传统,也无心瓦解宗教虔诚,他们一直主张打破隔都与外界的障碍,融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于一体,最终建立起新的犹太民族文化。但作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之后,无论是中欧还是东欧,改宗在犹太人中间成为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可是,当这些犹太人(主要是社会上层)甘愿放弃犹太教而改宗基督教之后,所得到的仍然是外部世界的猜疑与轻视,他们心目中的祖国仍视他们为“外来人”、“不可信者”,他们在“希望与失望的两极”上无可奈何地摇曳着,反犹太主义的浪潮一次次地粉碎了他们的浪漫主义激情。在此情况下,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严肃命题摆在了犹太思想家的面前,犹太教改革运动走向壮大,新正统派、犹太教科学运动、哈西德主义等新思想流派不断出现,犹太文化的多元化倾向日益明显。

20世纪中期,欧洲犹太文化在“大屠杀”的阴霾下遭遇灭顶之灾,美国成为世界犹太文化的新中心。美国犹太人以满腔的热情拥抱美国,犹太社会在世俗化、美国化的道路上走得很快,其结果使其接受了更多的现代性,并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深刻的文化及社会危机,即民族认同的淡化及空前猛烈的同化潮。从欧洲迁出的犹太移民一部分来到了巴勒斯坦,他们在现代民族主义的推动下,为在以色列故土复兴家园、建立国家而努力;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消失了两千年之久的犹太国家再度屹立于古老的以色列地。自建国以来,在民族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的宏观背景下,以色列社会重塑了传统的犹太文化,使之经历了凤凰再生般的裂变,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由此可见,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与广袤的地理空间中,犹太民族多次应对了外界压力,并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使民族得以生存、历史得以延续。犹太文化正是在这些沧桑变迁中进行了一次次必要的新陈代谢,从而生生不息、其命维新。

三

“从古到今,犹太人总是能够找到这样一种途径——即使犹太文明适应现时代的挑战而又不毁灭犹太价值观的核心。”^①犹太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与异质文明的交往中一次又一次地完成调整与改造的过程,不断吸取营养,保持文化的延续性,^②并在现代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中仍然发挥其作用,除了文化自身的特质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即古老的犹太传统浓缩了许多现代人所追求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在传统犹太文化的肌体中很早就孕育了可贵的现代意识。美国颇有影响的犹太学者罗伯特·M.塞尔夫就对《圣经》及其所反映的希伯来文化的现代性给予了高度肯定:

古代近东历史和文明的复原使《圣经》各篇在现代读者面前重新具有了活力,它们被放置到了其特定的时间和地域中。由于这些作品具有多重性和多样性,许多人感觉到它们与基于《圣经》思想核心中的直接性和简洁性具有特殊的亲切关系。《圣经》论及了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在为混乱和毁灭威胁的世界上,人类对安全的寻求,以及在决定每一历史时期的结局时人类的参与……圣经记述中的现实主义,传道者的绝望及约伯的痛苦也特别犀利辛辣地指责了现代人。在20世纪的神学中,许多思想,诸如对人类事物的超验审判,向上帝证明一种道德和信奉的生活,尊重自然和人的神圣性,也从对《圣经》源头的重新了解中恢复了力量。^③

犹太文化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一系列现代理念的推崇与实践上,如追求自由与平等、重视生命的价值、追求现世目标的实现以及商业合理性思想,等等。犹太文化正是由于较为恰当地对待了神圣与世俗、信仰与功利、传统与变革、凝聚与分化等思想范畴,从而得以在历经现代主义的一次次挑战后

^① Adam Garfinkle,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Modern Israel: Myths and Realities*, 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p.282.

^② 不少学者认为,在世界具有较大影响的文化传统中,能够始终一以贯之、没有断裂的仅有中国文化与犹太文化。

^③ [美]罗伯特·M.塞尔夫:《犹太的思想》,赵立行、冯玮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1页。

依然存活,在历史的沧桑沉浮中守住了自己的一片空间,并为现代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滋养与历史借鉴。在犹太文化中,我们可以发现它早已具有许许多多与现代思想、现代精神、现代风格相似的特征,从而对其他文化有着独特的参考价值与直接启迪。可以说,犹太人就是“现代”事物的先行者与推动者。为此,对传统犹太文化进行现代审视,探讨其所孕育的现代性因子就显得十分必要。以下拟就犹太文化所孕育、彰显的一些代表性现代特征进行具体的探讨。

1. 选择自由和追求平等的理念

以色列前总理西蒙·佩雷斯曾说:“自由选择观念是圣经思想对人类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自由选择观念认为,人们已经学会分辨善与恶,享有自由的个人要为自己行动的后果负责。这样,决定一个人在世界上地位的,并不是某条古代的律令,也不是盲目的命运,而是这个人的选择、行动和成败。自由选择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原则基础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作出自己的决定。”^①从摩西出埃及到第二圣殿被毁时期,犹太历史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追求自由与解放的主旋律。犹太民族所演绎的“出埃及”的壮丽景观已被作为人类摆脱奴役、寻求自由的象征而长存于东西方的历史画卷之中;在巴勒斯坦沦于强国统治的非常时期,犹太人为反抗塞琉古、罗马帝国的压迫与控制,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反抗与斗争,“为了以色列的自由”是支撑马卡比人、奋锐党人、巴尔—科赫巴起义者的坚强支柱,“宁为自由而死,不做奴隶而生”是马萨达将士们集体自杀之前留下的最后遗言。圣经与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英雄主义不仅流传千古,而且无疑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此后,在国破家亡的历史遭际面前,犹太人又竭力保存精神的火种,通过社会精英的努力而传承了民族智慧。大流散时期,对自由意志的追求与向往仍然是犹太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

追求平等、蔑视权威也是犹太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上帝是基于完全平等的观念来塑造人、要求人,人与人之间虽然存在着智力、职位、出身、遗传、财产、品质、贫富等差异,但在本体上都是平等的生灵,任何人不得凌驾于他人之上。自古以来,犹太人极力否认特权,强调人与人

^① [以]西蒙·佩雷斯:《新创世纪》,高秋福、戴惠坤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之间的平等。犹太人铭记撒母耳的训导,即使有幸成为国王的人,也不可压迫他人、实行专制,而要遵循神的律法,向人间播撒上帝的爱心与公义,真正成为民众的公仆。

在王国时期,有作为的国王常常被作为民族英雄而载入史册,难能可贵的是犹太人却能以一种平常心态去看待他们的功过是非,在充分肯定其作用、歌颂其美德的同时,并不刻意掩饰他们的弱点甚至罪过。他们推崇英雄但并不迷信英雄、美化英雄,这一点在《圣经》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圣经》编纂者对参孙的胆识赞不绝口,但又指出,参孙并未脱俗,且常常违约,有很多远离神道的行为;《圣经》中的大卫王智能超人、才华横溢,作为国家的真正缔造者而名垂史册,但他又表现出许许多多的人性弱点,他曾卑劣地违背自己的诺言,并有过夺人之妻、残害无辜的可耻行为。^①可见,在《圣经》编纂者的笔下,君王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他有自己的过人之处,也有常人的弱点与过错。在古希伯来人留下的文献资料中有许许多多揭露王公罪恶的内容,这并不是说古以色列人的王就恶于其他民族的王,而是说明古以色列人特别强调君王的过失与“民族之弱点”,并且较多地把这些内容载入了编年史,而这种历史意识正是其民族智慧的突出体现。

2. 推崇集体与张扬个性的观念

犹太民族是一个崇尚群体智慧的民族,传统的希伯来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群体观念。上帝的契约不是与立法者摩西个人所立的,而是与全体以色列人立的:“摩西下山,将雅卫^②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

^① 参见《撒母耳记下》第11章。

^② 在《希伯来圣经》中上帝的名字以4个辅音字母YHWH来表示,读音为“雅卫”,含义为“我是”(I Am或I Will Be)。由于“不可妄称上帝的名”,古希伯来人遇到上帝的名字时不能直接读出,而是读作“阿东乃”(Adonai),意为“吾主”(My Lord)。古典犹太教时期,只有大祭司在赎罪日祈祷中才能说出上帝的名字。圣殿被毁后,犹太人更加忌讳读出上帝的名字。公元六七世纪以后,犹太学者创造出希伯来文元音字母,因此,便把Y、H、W、H这四个辅音字母后标注上元音字母e、o、a,于是出现了Yahweh、Yahve等新名词,该词若不避讳地读出,仍为“雅卫”。基督教继承了《希伯来圣经》作为《旧约》之后,把上帝的名字误读为“耶和華”(Jehovah),新的英文版基督教《圣经》译本已逐渐用“主”取代了“耶和華”的称谓。本书中凡涉及上帝的名字一律采用“雅卫”译法,虽然与现有基督教《圣经》中文版本的译名不一致,但遵循了犹太人的传统,因为犹太人根本不认同“耶和華”的称谓。参见[美]托马斯·卡希尔:《上帝选择了犹太人》,徐芳夫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10页;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457页。

齐声说：‘雅卫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出埃及记》24:3）正是这种集体意识深化了民族精神，使得犹太人始终牢记他们属于命运共同体，个体寓于群体之中，在灾难与迫害面前要依靠群体的力量共渡难关。这种群体意识对于频遭流散迁徙的犹太人而言尤为重要。

在长期的离散过程中，正是这种观念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向心力，把一个失去疆域、命运多舛的民族从情感上连结在一起，从而保证了犹太精神犹存、犹太文化犹存、犹太民族犹存。中世纪犹太人在商业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该归之于这种全体一致的犹太集体精神，使得他们充分利用散居在各地的同胞以开展商业；以至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也是靠着犹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才得以在沙漠之地重建了犹太民族的新天地。

值得一提的是，犹太人并非盲目地崇拜群体，他们从不贬低个人的价值。犹太传统认为，人既然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那么人的尊严自然要得以维护，任何人的生命都超然重要。犹太教口传律法集《密释纳》上说，任何人招致一个灵魂消亡，上帝便把这罪归咎于他，好像他引起了整个世界消亡；如果任何人拯救一个灵魂，上帝便把这业归咎于他，好像他拯救了整个世界。一个人完成了一项指令，遵守一个安息日或挽救一人生命，上帝的评价就好像此人挽救了整个世界，一个人犯下一条罪孽、亵渎一个安息日或毁掉一人生命，上帝的评价就好像此人毁掉了整个世界。在这一普世观念的支配下，犹太人认为，别人与自己一样是构成社会的要素，那么，“人”与“己”的价值同等重要。

希勒尔是生活于公元前后的犹太教首席拉比，负责最重要的律法裁决，拉比作品中把他描绘成一个最伟大的早期哲人。据说，耶稣基督的许多言论正是出自希勒尔之口。希勒尔对人对己关系这一哲学命题也有着极为精辟的见解。据《塔木德》记载：有一天，一位异教徒来到希勒尔面前，他一只脚站立，请求希勒尔在他单脚而立的时间里把《托拉》的真谛授予他。希勒尔这样回答了他的问题：“有害于己的，勿施于同胞，此为全部《托拉》，其余皆为评注。”^①在此，希勒尔阐发了一个长久流传的金科玉律——“有害于己

^① *Encyclopaedia Judaica*,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House Ltd., 1971, Vol. 10, p. 384.

的,勿施于同胞”,这不正是中国儒家学说所崇尚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命题吗?可见,在如何处理人己关系的问题上,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惊人的一致。

然而在实际的运用与操作过程中,这一准则往往扬“人”而抑“己”,陷入一种约束自我、限制个性的传统文化模式之中。犹太民族早在两千年前似乎就意识到了这一准则的偏颇之处,因此,倒置命题,使之成为一种双向适用的原则:一方面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则强调“人所不欲,勿施于己”。上文中提到的希勒尔不仅首倡“有害于己的,勿施同胞”,而且还大声呼吁要重视自我。他的名言是:“假如我不为己,谁会为我?假如我只为己,我是什么?假如不是现在,那是何时?”希勒尔这番富有思辨性的反诘语不仅长期流传,而且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座右铭。

3. 保持忧患与培育乐观的意识

源远流长的反犹主义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犹太人的忧患感与成功意识。由于反犹主义的历史几乎与犹太人的历史一样悠久,因此,犹太人在经常性的迫害和灾难中孕育了一种异常坚韧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对犹太人的生存与发展起到独特的推动作用。正如克雷夫茨所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正是反犹主义成了犹太人成功的原因。对犹太人的存在的这种永久性威胁,使得犹太人为了成功和生存就必须卓然超群。在许多时候,这种威胁太实际了……也许这是人类的一种无可指责的防卫机制,是多少年来仇视的结果。还不妨说,这种防卫机制不仅拯救了他们,还使他们成了一个取得过多成就的民族。”^①

在犹太文化中,关于忧患有许多表达,如犹太谚语所说,“只有碾碎的葡萄才能酿出最醇的酒;只有压碎的橄榄才能榨出最好的油。”正是“命运带给他们的长期压迫使犹太人成为一个英勇的民族、一个精明的民族、一个成功的民族。”^②马丁·布伯也非常精辟地说:犹太民族之所以成为永恒的民族,并非由于他们被允许活下去,是因为不允许活下去。

① [美]杰拉尔德·克雷夫茨:《犹太人和钱》,顾骏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88页。

② [美]杰克·罗森:《犹太成功的秘密》,徐新等译,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

从很大程度上说,长期遭受反犹主义迫害的犹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与他们那种乐观、坦荡的心态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有人甚至认为几千年的犹太智慧可以浓缩为一点即乐观向上。例如,1943年华沙犹太隔都起义期间,在废墟与瓦砾之中,人们却看到许多犹太家庭围在一起共读《哈加达》,津津乐道地回顾以色列人摆脱奴役而获取自由的往事。4月30日,即暴动最猛烈的日子,一些人还聚集在地下室里,纵情地歌唱、演讲。那种情景、那种气氛使人们忘却了战争的存在,忘却了希特勒、毒气室与焚尸炉。

犹太宗教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就是**对信念的坚守与对未来的希望**,从以往的经历中找到一种自信、一种超脱,把“对历史的坚守作为希望的源泉”,从而寄希望于即将来临的明天。犹太人坚信巴勒斯坦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耶路撒冷是他们永恒的精神家园。“明年在耶路撒冷”成为每天的祈祷语。犹太复国主义者用自己的实践验证了希望的力量可以创造历史的奇迹。以色列建国之后又把《希望之歌》作为国歌,用来激发犹太人建设新国家的民族激情。犹太思想家也认为,希望所孕育的激情与活力是犹太人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用苏格兰作家撒母耳·斯迈尔斯的话来说“希望与力量同在,希望是成功之母。因为怀有强烈希望的人往往具有创造奇迹的天赋”^①。

4. 追逐盈利和施与慈善的举措

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是人类历史上较早从事商业活动的民族之一。在希伯来人的《圣经》中不仅记载了他们的许多贸易活动,而且对贸易原则也做了一些规定。如《申命记》中强调要公平买卖,“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两样砝码,你家中不可有一大一两样升斗,当用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申命记》中还谈到对雇工要以诚相待,不可欺诈,“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出埃及记》对所有权及债务问题做了许多规定,如不可占有别人的财产,“人若偷牛或偷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等。犹太民族自称“契约之民”,称其宗教为“契约之宗教”,称其《圣经》为“神与以色列人的签约”。犹太教与其它宗教

^① [美]杰克·罗森:《犹太成功的秘密》,第34页。